

imple life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5

纯净集

——劳伦斯随笔

Be Pure in Spirit

[英] D. H. 劳伦斯 著
黑 马 译

请在精神上纯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mple life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5

纯净集

——劳伦斯随笔

Be Pure in Spirit

[英] D. H. 劳伦斯◆著
黑 马◆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净集：劳伦斯随笔 / [英] D.H.劳伦斯著；黑马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ISBN 978-7-5078-2953-2

I. 纯... II. ①劳...②黑...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8730号

纯净集——劳伦斯随笔

著者	[英] D.H.劳伦斯
译者	黑马
责任编辑	马冬冬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24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953-2 / G · 1216
定 价	25.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简单的劳伦斯

这套散文丛书的名称很是别致，叫《简单生活大师译丛》。吾友王平兄决定收入一批拙译劳伦斯散文随笔。领了任务拟出选目后请他定夺，看是否符合本丛书的编选理念。王平肯定了选目的定位，其理由很简单又很有见地，可以说是对劳伦斯作品做出的崭新解读。他给我的信中说：“与当代社会甚嚣尘上的物质化追求相比，劳伦斯的生活理想或可归为简单，其所重仅在自然之美、两性之美及艺术之真诚。以此为线索构架本书，应该与丛书意旨非常吻合。”

这段话或可作为本书的短评。引用他的评论，并非说明我的选目如何与之所见略同，事实上是劳伦斯散文随笔基本上不过这几类，恰好符合本丛书的定位。但对劳伦斯的散文从“简单生活”的角度进行解读，这个角度本身确实是独特的：既是一个文学审美的角度，也是一个对生活进行审美切入的角度。而劳伦斯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很简单、朴素、真诚，那就是：改变英国，改变英国人的生活态度。他说：“我得写，因为我想让人们——英国的人们——有所改变，变得更

有脑子。”读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作家有关“为何写作”的言论，狂放豪气的有，悲壮沉重的有，玄妙高蹈的有，而劳伦斯这个矿工出身的小学教师的回答应该是最简单质朴的了。在一个贵族和精英强势文化坚如磐石的旧英国，一个贫穷的小镇青年作家能如此“简单”地要改变英国点什么，这简单姿态该有多么不简单的激情、学养和志向所支撑，任何一个要从事写作和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都应该在这个当初年仅28岁的穷作家面前感到珠玉在侧、感到身为作家的良苦用心。

劳伦斯果然是“简单”的，这种简单贯穿于他的生活和写作。自打他立志当一个作家，他就简单地埋头写作，可说是心无旁骛，孜孜以求。也正因此，他才能在短短的二十年笔耕生涯中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和散文集及翻译作品，还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并出版了绘画集，是英国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内罕见的文艺通才。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边缘作家，以自己非凡的天赋和作品的实力，最终赢得了“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称号，在英国作家中与乔伊斯、福斯特、伍尔夫夫人齐名比肩。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后三位作家则渐渐淡出，只有劳伦斯是一棵文学的长青树了，他居然成功地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实属文坛奇迹。这样的成就（这个词应该说过于世俗，不如说成是种现象或结局），不能不说与他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的“简单”有关。抱着朴素的写作信念，怀着一腔热情（和忧愤）专注地写作了二十年，

期间无论怎样惨遭禁止和迫害，无论怎样贫病交加、捉襟见肘，都没有动摇过“改变”英国的写作初衷。这样简单的作家，坚守着“悲剧就是与苦难奋力抗争”的原则，坚决不与强势的官方妥协，宁可浪迹天涯；也不与高高在上的主流文学势力攀附，宁可孤芳自赏。最终留给世间的是一把穷骨头和硬骨头。所以，亨利·米勒曾发出“劳伦斯，我为你哭泣”的悲鸣。

不会长袖善舞，不会巧言令色，仅仅是意气行事，仅仅追求一种志同道合，他竟然与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哲学家罗素从至交变交恶，仅此一例就说明劳伦斯是个怎样的性情中人。

这样的人不仅遭到官方的驱逐，还要自我放逐，浪迹天涯。从康沃尔到澳洲到美洲到意大利，贫病交加，经常一贫如洗，没有财产，只有几个旅行箱伴随他浪游。但每到一地他都能把租来的房子粉刷一新，用鲜花和简朴的挂毯装饰一番，自己种菜养牛烤面包，每一段流浪的日子都过得像安居乐业。他的写作生涯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几乎与他的生活状态难分难解。

我乐读劳伦斯的各种传记，了解他流浪生涯的每个细节，其实是间接地体验一种生存方式，学习一种作家的生活姿态。这就是简单，质朴，真诚：对写作，对人际关系，最终是对自己的内心。这是成为艺术家的基本素质，正如劳伦斯告诫我们的那样：“无论要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某种精神上的纯净都是必须的。每家艺术学校的门上都应该写上这样的座

右铭：‘保佑精神上纯净的人，因为他们身处天国。’”他还说：“这是所有艺术的开端，无论是视觉的、文学的还是音乐的：请在精神上纯净。”（《作画》）

劳伦斯达到了这种纯净的境界，尽管他生前惨遭多次禁书，文学界对他少有嘉许，甚至英国的文学圈里都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甚至他至死也不回英国，但他一直坚守着“为自己的艺术”的信条，追求着自己内心最向往的表达方式，终归是对得起自己。多少年后，他的同时代作家们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劳伦斯的作品青山依旧——当然这不是他当年的追求，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結果，他追求的只是对得起自己的信念，为自己的文学信仰活着，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志。做文学，要的仅仅是这种精神。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劳伦斯以自己简单的生活态度简单地实践了自己简单的信念。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为序。

俗话说“橘越淮为枳”。也有人说翻译是锦绣的背面。读黑马翻译的劳伦斯肯定不如直接读原文更能接近劳伦斯的本质。但黑马尽力了，应该说译文品相不俗，做到这一点，肯定不那么简单，尽管黑马的心很简单，那就是做个好翻译，翻译好应该翻好的作品。

让我们都活得简单些吧。

黑 马

2008年6月1日槐香书房

目 录

夜莺 1

鸟语啁啾 10

花季托斯卡纳 15

诺丁汉矿乡杂记 35

自画像一帧 40

英国还是男人的国家吗？ 53

恐惧状态 57

女人会改变吗？ 65

妇道模式 71

唇齿相依论男女 77

与音乐做爱 88

作画 97

墙上的画 106

《恋爱中的女人》自序 118

《三色紫罗兰》自序 121

书话 127

小说与感情 134

道德与小说 142

哈代与艺术家的偏爱 150

本杰明·富兰克林 158

埃德加·爱伦·坡 174

纳撒尼尔·霍桑与《红字》 197

惠特曼 221

夜莺

托斯卡纳^①夜莺遍地。在春天和夏天里，夜莺歌唱个不停，除了夜半和中午。早上四点，微熹中，就能听到它们在通往小溪的山坡上茂密的小树林里又开始歌唱了，那里还有棵银杏树，就悬在一块石头上。“哈罗！哈罗！哈罗！”一只夜莺高叫着，这是世界上最为清亮的声音了。每次你听到它，你都会感到惊奇，而且必须得承认，是一种震撼，因为这叫声是那么清越，那么华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夜莺在那儿，”你自言自语。它在半明半暗的黎明中吟诵，似乎是星星在小小的树林中蹿动，跃入朦胧的晨光中去藏身，销声匿迹。可是日出后那歌声依旧响起，每次你倾听它都为之一振并猜想：“为什么人们说它是一种悲伤的鸟儿？”

在鸟儿的王国中，夜莺最为聒噪，最为轻率，最爱喧哗也最为活泼。约翰·济慈^②的《夜莺颂》以这样的诗句

① Tuscany，意大利一地区，重要城市为佛罗伦萨。

② John Keats，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1795～1821）。

开头：“我心疼痛/我的感官沉迷麻木”。对任何一个熟知夜莺歌唱的人来说，济慈何以这样开始他的诗，实在是个谜。你听夜莺那银铃儿般的叫声：“什么？什么？什么，约翰？心痛，沉迷麻木？特－拉－拉！特－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希腊人说，它是在灌木丛中为失去的爱人啜泣^①。“喳－喳－喳！”中世纪的作家们说，这声音说明夜莺喉咙中闪电的火球在滚动。这野性圆润的声音，比孔雀尾巴上眼睛似的翎斑更有意蕴：

这欢快的棕色夜莺，多情的夜莺，
对伊特利斯激情骤减。

人们说，那“喳－喳－喳”声是它在啜泣。他们如何听得出这层意思的，这还是个谜。我不知道，听到过夜莺“啜泣”的人耳朵是否长倒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雄性的声音，一个颇具张力、丝毫不打折扣的雄性声音。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见。没有一丝一毫的哼唧、回音和空洞的回声。一点都不像空洞低沉的铃声！这世上再也没有如此不凄凉的声音了。

或许就是这令济慈立时感到凄凉。

① 奥威德的《变形记》中有几个女人变成夜莺的故事。

凄凉！这个词恰似铃声

教我离开你独自孤寂！^①

或许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因此都将灌木丛中夜莺的歌唱听成了啜泣，而任何诚实的人都会觉得那是小天使银铃儿般的叫声。可能正是因了看法不同，才有了听觉上的不同。

不夸张地说，夜莺的歌声是如此清越、生动、质朴，令听者伫立。这种美妙的叫声交织着清脆的感叹，一定是天使们降生的头一天里发出的，是天使们出世后无意识中发出的。其时，天堂里一定回荡着天使之声的交响：“哈罗！哈罗！看啊！看啊！看啊！是我！是我！多么美妙啊！”

就为这纯粹美妙的宣告：“看，是我！”你也要倾听夜莺的叫声。同样是宣告什么，其视觉的完美要看孔雀开屏。世上万物，数这两种具备最终的完美：一个有着看不见的欢快声音，另一个具有无声的视觉完美。夜莺，如果你真的看到它，会发现它是一种其貌不扬的灰棕色鸟儿，但跳动起来十分轻盈，具有十足的内在活力。而孔雀一旦要让你听到其叫声，那声音是不堪入耳的，但还是给你以深刻的印象：那是恐怖的丛林中多么可怕的呼叫啊。在锡兰，你可以看到孔雀在高高的树上嚎叫，然后飘飘然飞过猴子身边，飞入喧闹、黑暗的茂密森林中去。

或许是这个原因——它们以天使或魔鬼的敏锐表现自己

^① 见济慈《夜莺颂》。中译文参考了朱维基先生的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济慈诗的译文均同上。

的真实自我，因此夜莺令人感到忧伤而孔雀常常令人愤慨。这种忧伤中有一半是妒嫉。这些鸟儿们天性活泼，生性主动，出自丰饶坦荡的上帝之手，永远是清新完美的。夜莺发出的是完美的清雅之音。孔雀则自信地舒展开它全部的棕色和紫色翎斑。

这种完美的造物之声，这种体现鸟儿完美的绿色光芒的闪烁，当它们冲击人们的眼睛和耳朵时，令人产生愤懑或忧伤。耳朵没有眼睛那么狡诈。你可以对某个人说：“我太喜欢你了，你今天早晨看上去太美了，”她会完全相信你，尽管你的声音中带着致命的仇视。耳朵实在愚蠢，它会接受任何空头支票。不过，让一线致命的仇视目光进入你的眼中或掠过你的脸庞，它会立刻被觉察。眼睛是狡猾而疾速的。

因此，我们马上就看穿了，孔雀在炫耀其雄性的自我。于是我们十分嘲弄地说：“美丽的羽毛造就了美丽的鸟儿！”可当我们倾听夜莺时，我们不懂自己听到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感到忧愁，哀凉。于是我们说是夜莺在忧伤。

夜莺，让我们重申，是世界上最不忧伤的东西，甚至比那一身光彩的孔雀还不忧伤。它没什么可忧伤的。它感到生活很是完美无缺。这不是自满。它不过是感到生活完美并为此发出鸣啭——它叫，喳喳，咯咯，鸣啭，发出悠长的、貌似哀鸣的叫声，发布告白，发出主张。但它从来也不省察。这叫声纯粹是一种音乐，令你无法为之填词。但是，这歌声激起我们的感情，对此是有字词可描摹的。不，甚至这都不是真的。没有字词可以描摹一个人倾听夜莺时的真正感受。如果有，也是比字

词更加纯洁的东西，字词都被玷污了。不过，我们可以说，它是某种因着生命的完美而产生的欢乐感觉。

这并非嫉妒你的幸运，
而是你的幸福教我过于幸福——
你是轻盈的树精，
在绿桦绿荫的美妙婆娑中
引吭高歌赞美夏日。

可怜的济慈，他却原来是在夜莺的幸福中“过于幸福”，而非自己自身感到幸福。所以，他意欲畅饮诗的灵泉，然后随夜莺消隐于晦暗的森林中去。

消隐到远方，溶化，忘却
你在树叶间从未知晓的东西，
忘却疲惫，狂热和烦恼……

这是一首多么哀凉而美丽的男人的诗歌。可下一行却让我顿觉有点荒唐了。

男人们坐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呻吟；
瘫痪的老人抖落几根仅存的悲伤白发……

这是济慈，绝不是夜莺。但是这个忧伤的男人仍然试图

逃脱，走进夜莺的世界中。酒不能帮他逃走。可他就是要走。

离去！离去！我要向你飞去，
不乘酒神和豹子驾驶的仙车，
而是乘着诗神的隐形翅膀……

但他没有成功。诗神无形的翅膀只是将他带进了灌木丛，
而不是夜莺的世界。他仍然身处那个世界之外。

我在黑暗中聆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安闲的死神……

夜莺从来不曾使任何男人爱上安闲的死神，除非将它置于对比之中，才会这样。对比的双方一方就是鸟儿自身那积极纯粹的自我活力的火焰，另一方是充满渴望忘我的不安的火星儿。对身外之物充满永久的渴望，此人正是济慈：

在夜半毫无痛苦地死去，
而你却在如此的狂喜中
倾诉哀肠！
你依旧要歌唱，我的耳朵形同虚设，——
它变成了泥巴，听不到你的安魂曲。

夜莺如果知道诗人如何回答它的歌声，它会多么惊讶啊。

它会惊讶地从树枝上跌落。

这是因为，一旦你回和夜莺的歌声，它会唱得更高亢些。假设有那么几只夜莺在附近的灌木丛中高歌（它们常这样做），这声音之蓝白色的火花会耀眼地直冲云天。假设你这个俗体凡胎碰巧坐在阴凉的土坎上同你心爱的情妇激烈争吵着，这时那领衔主唱的夜莺就会冲你们情绪高涨地引吭高歌，像卡鲁索^①在一出表现激烈争吵的戏的第三幕中那样爆发出辉煌狂放的音高来，盖住你的声音，直到你听不到自己的争吵声为止。

事实上，卡鲁索在某些方面特别像夜莺——他的歌声如同鸟鸣，充满了爆发性的神奇能量，完全融入了自我，表现了华丽的自我。

你并非为死而生，不朽的鸟儿！

饥馑的年代决不能把你践踏。

在托斯卡纳无论如何是不会的。这里遍地响彻莺歌。而杜鹃似乎显得拒人千里，声音也低沉，边飞边发出低沉且有点秘密的叫声。或许杜鹃在英国完全不是这样。

我今夜听到的声音

古代的君王和庄稼人也曾听到过：

^① 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